

書名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 民國十五年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  
撰者 陸衣言 輯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編號 D8631000

# 冊二

[彩色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 民國十五年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 老殘遊記

陸衣言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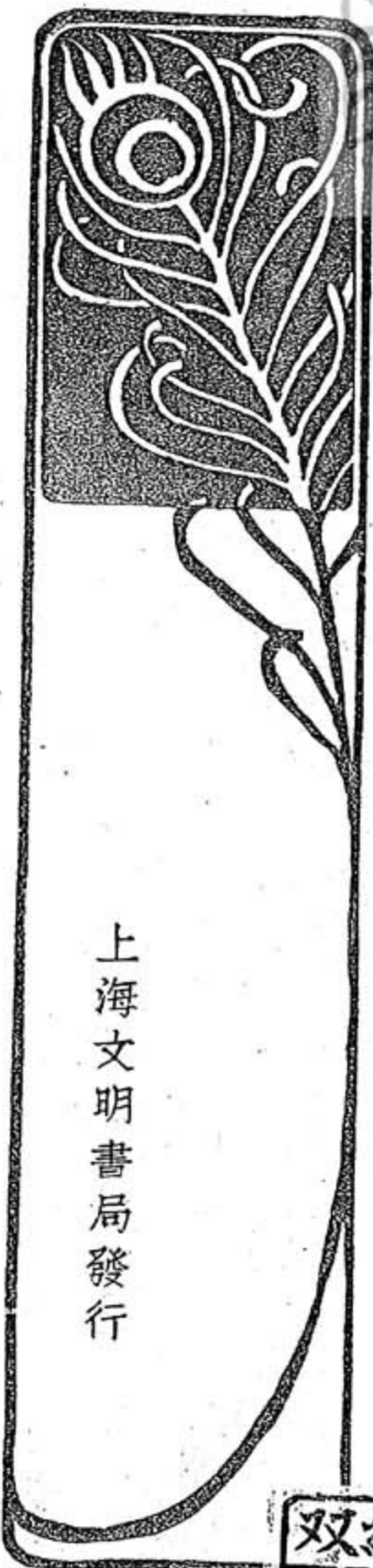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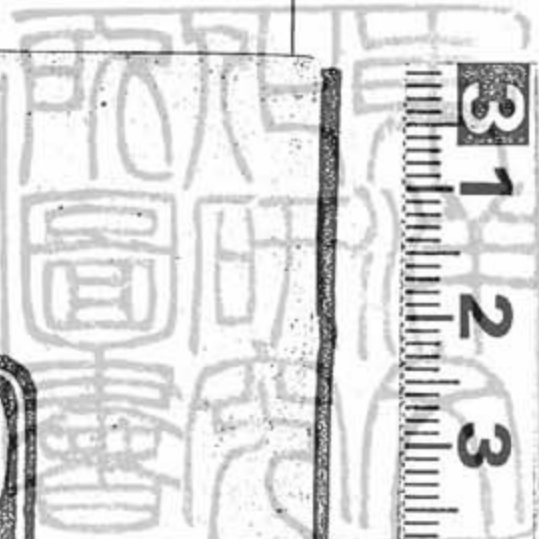
# 女 兒 國

陸衣言編校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雙紅堂  
小說  
138<sub>(2)</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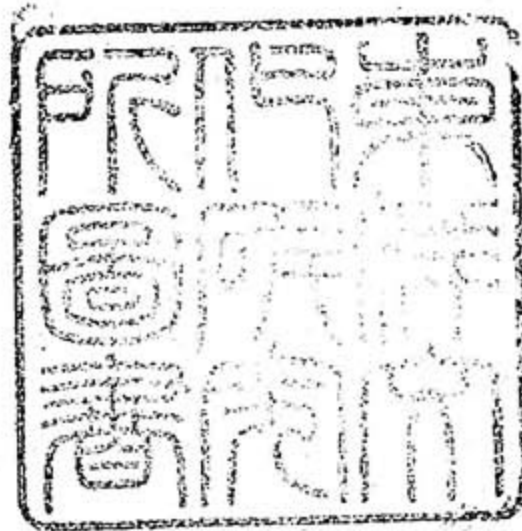
標點繪圖小說片錦

# 女 兒 國

陸衣言編校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1996  
2











豈非婦人麼？

唐敖看時，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擦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髻兒，鬢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葱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鬚鬚，是個絡腮鬚子，看罷，忍不住撲嗤笑了一聲。

那婦人停了針綫，望着唐敖喊道：『你這婦人敢是笑我麼？』這個聲音，老聲老氣，倒像破鑼一般！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那婦人還在那裏大聲說道：『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人，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

人，可謂矯揉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却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好好男人却裝成女人 是裝成女人却裝成男人

唐敖點頭道：『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雖覺異樣，無如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為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婦人又是怎樣？』多九公暗向旁邊指道：『唐兄，你看那個中年老嫗，拏着針線做鞋，



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

唐敖聽了，見離婦人已遠，因向九公道：「原來此處語音却還易懂。聽他所言，果然竟把我們當作婦人。他纔罵我蹄子，大約自有男子以來，未有如此奇罵。這可算得千古第一罵。我那舅兄上去，但願他們把他當作男人纔好。」

多九公道：「此話怎講？」唐敖道：「舅兄本來生的面如傅粉，前在厭火國，又將鬚鬚燒去，更顯得少壯；他們要把他當作婦人，豈不耽心麼？」多九公道：「此地國人向待鄰邦最是和睦，何況我們又從天朝來的，更要格外尊敬。唐兄只管放心。」

又朝前走，街上也有婦人在內，舉止光景，同別處一樣，裙下都露小小金蓮，行動時腰肢顫顫巍巍，一時走到人煙叢雜處，也是躲躲閃閃，遮遮掩掩，那種嬌羞樣子，令人看着也覺生憐，也有懷抱着小的，也有領着小兒同行的，內中許多中年婦人，也有鬚鬚多的，也有鬚鬚少的，還有沒鬚的；及至細看，那中年無鬚的，原為要充

少婦，惟恐有鬚顯老，所以拔的一毛不存。

唐敖道：「九公，你看這些拔鬚婦人，面上鬚孔猶存，倒也好看，但這人中下爬，被他拔的一乾二淨，可謂寸草不留，未免失了本來面目。必須另起一個新奇名字纔好。」多九公道：「老夫記得論語有句「虎豹之鞞」，他這人中下爬，都拔的光，莫若就叫「人鞞」罷。」唐敖笑道：「鞞是皮去毛者也。這「人鞞」二字，倒也確切。」

多九公道：「老夫纔見幾個有鬚婦人，那部鬚鬚，都似銀針一般。他却用墨染黑，面上微微還有墨痕。這人中下爬，被他塗的失了本來面目，唐兄何不也起一個新奇名字呢？」唐敖道：「小弟記得衛夫人講究書法，曾有墨豬之說。他們既是用墨塗的，莫若就叫「墨豬」罷。」多九公笑道：「唐兄，這個名字不獨別致，並且很得「墨」字、「豬」字之神。」

二人說笑，又到各處遊了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尚未回來。用過晚飯，等到二



鼓，仍無消息。呂氏甚覺着慌。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燈籠，上岸找尋；走到城邊，城門已閉，只得回船；次日，又去尋訪，仍無蹤影；至第三日，又帶幾個水手分頭尋找，也是枉然；一連找了數日，竟似石沉大海。呂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來。唐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各處探信。

\* \* \*

誰知那日林之洋帶着貨單，走進城去，到了幾個行店，恰好此地正在缺貨；及至批貨，因價錢過少，又將貨單拿到戶人家。那大戶批了貨物，因指引道：『我們這裏有個國舅府，他家人衆，須用貨物必多。你到那裏賣去，必定得利。』隨即問明路徑，來到國舅府，果然高大門第，景象非凡。

林之洋便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裏面傳出話道：『連年國主採選嬪妃，正須此貨，今將貨單替你轉呈，即隨來差同去，以便聽候批貨。』

不多時，走出一個內使，擎了貨單，一同穿過幾層金門，走了許多玉路，處處有



林之洋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

人把守，好不威嚴！來到內殿門首，內使立住道：『大嫂在此等候，我把貨單呈進，看是如何，再來回你。』走了進去，不多時，出來道：『大嫂單內貨物並未開價，這却怎好？』林之洋道：『各物價錢，俺都記得。如要那幾樣，等候批完，俺再一總開價。』

內使聽了進去，又走出道：『請問大嫂，胭脂每擔若干銀？香粉每擔若干銀？頭油每擔若干銀？頭繩每擔若干銀？』林之洋把價說了。內使進去，又出來道：『請問







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登時一針穿過。林之洋大叫一聲『痛殺俺了！』望後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也是一針直過。林之洋只痛的喊叫連聲。兩耳穿過，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幾揉，戴了一副八寶金環。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接著有個黑鬚宮人，手擎一疋白綾，也向床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



白綾纏足

襪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即用白綾纏裹；纔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擎著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很纏，一面密縫。

林之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脚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眾宮娥草草做了一隻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

林之洋哭了多時，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央及眾人道：『奉求諸位老兄替俺在國王面前方便一聲，俺本有婦之夫，怎作王妃？俺的兩隻大脚，就如遊學秀才，多年未曾歲考，業已放蕩慣了，何能把他拘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就是俺的妻子也要感激的。』眾宮娥道：『剛纔國主業已分付，將足纏好，就請娘娘進宮。此時誰敢亂言！』



不多時，宮娥掌燈送上晚餐，真是肉山酒海，足足擺了一桌。林之洋那裏吃得下，都給衆人吃了。

林之洋坐在床上，只覺兩足痛不可當，支撐不住，只得倒在床上和衣而臥。那中年宮娥上前稟道：『娘娘既覺身倦，就請盥漱安寢罷。』衆宮娥也有執着燭臺的，也有執着漱盂的，也有捧着面盆的，也有捧着梳妝的，也有托着油盒的，也有托着粉盒的，也有提着手巾的，也有提着綾帕的，亂紛紛圍在床前。只得依着衆人略略應酬。淨面後，有個宮娥又來搽粉。林之洋執意不肯。

白鬚宮娥道：『這臨睡搽粉規矩，最有好處，因粉能白潤皮膚，內多冰麝。王妃面上雖白，還欠香氣，所以這粉也是不可少的。久久搽上，不但面如白玉，還從白色中透出一股肉香。真是越白越香，越香越白，令人越聞越愛，越愛越聞，最是討人歡喜的。久後纔知其中好處哩。』宮娥說之至再，那裏肯聽。衆人道：『娘娘既如此任性，我們明日只好據實啓奏，請保母過來，再作道理。』登時四面安歇。



到了夜間，林之洋被兩足不時疼醒，即將白綾左撕右解，費盡無窮之力，纔扯了下來。把十個脚指個個舒開，這一暢快，非同小可，就如秀才免了歲考一般，好不鬆動。心中一爽，竟自沉沉睡去。次日起來，盥漱已罷，那黑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足，只見兩足已脫精光，連忙啓奏國王，教保母過來，重責二十，並命在彼嚴行約束。保母領命，帶了四個手下，捧着竹板，來到樓上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令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鬚婦人，手捧一塊竹板，約有三寸寬，八寸長，不覺吃了一嚇道：『怎麼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四個微鬚婦人，一個個膀闊腰粗，走上前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衷衣，保母手舉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

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剛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濺茵褥。保母將手停住，向纏足宮娥道：『王妃下體甚嫩，纔打五板，已是血流漂杵，若打到二十，恐他貴





保母手舉竹板奉令打肉

體受傷，一時難愈，有誤吉期。拜煩姊姊先去替我轉奏，看國主鈞諭如何，再作道理。  
『纏足宮人答應去了。』

保母手執竹板，自言自語道：『同是一樣皮膚，他這下體，為何生的這樣又白又嫩？好不令人可愛！據我看來，這副尊臀，真可算得貌比潘安，顏如宋玉了！』因又說道：『貌比潘安，顏如宋玉，是說人的容貌之美，怎麼我將下身比他？未免不倫。』

只見纏足宮人走來道：『奉國主鈞諭，問王妃此後可遵約束。如痛改前非，即免責放。』林之洋怕打，只得說道：『都改過了。』衆人於是歇手。宮娥拏了綾帕，把下體血蹟揩了。國王命人賜了一包棒瘡藥，又送了一盞定痛人參湯。隨即敷藥，吃了人參湯，倒在床上歇息片時，果然立時止痛。纏足宮娥把足從新纏好，教他下床來往走動。宮娥攙着走了幾步，棒瘡雖好，兩足甚痛，只想坐下歇息，無奈纏足宮娥惟恐誤了限期，毫不放鬆，剛要坐下，就要啓奏，只得強勉支持，走來走去，真如掙命一般。到了夜間，不時疼醒，每每整夜不能合眼。無論日夜，俱有宮娥輪流坐守，從無片刻離人，竟是絲毫不能放鬆。林之洋到了這個地位，只覺得湖海豪情，變作柔腸寸斷了。

\* \* \*

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

此類情形，實屬慘絕人寰，令人不忍卒讀。然此乃封建禮教之殘酷，非筆墨所能形容。讀者當以此為戒，切勿效尤。



一日正在疼痛，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不覺氣惱夾攻，暗暗忖道：『俺林之洋，擦了火氣，百般忍耐，原想妹夫九公前來救俺，今他二人音信不通，俺與其零碎受苦，不如一死，到也乾淨！』手扶宮人，又走了幾步，只覺痛的寸步難移，奔到床前，坐在上面，任憑衆人勸解，口口聲聲只教保母去奏國王，情願立刻處死，若要纏足，至死不能。一面說着，摔脫花鞋，將白綾用手亂扯。衆宮娥齊來阻擋，亂亂紛紛，攪成一團。

保母見光景不好，即去啟奏，登時奉命來至樓上道：『國主有旨，王妃不違約束，不肯纏足，即將其足倒掛梁上，不可違誤。』

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即向衆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於是隨着衆人擺佈。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病上加痛，及至將足吊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登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

挨了片時，不但死，並且越吊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裏忍得住，不因不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即啟奏，放下來，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衆人，不敢違拗。衆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很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衆人日夜隄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肌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擦的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如朱唇點上胭脂，映着一張粉面，滿頭珠翠，却也窈窕。國王不時命人來看。

※ ※ ※

這日保母啟奏，足已纏好。國王親自上樓看了一遍，見他面似桃花，腰如弱柳，眼含秋水，眉似遠山，越看越喜，不覺忖道：『如此佳人，當日把他誤作男裝，若非孤家看出，豈非埋沒人才！』因從身邊取出一掛真珠手串，替他親自戴上。衆宮人扶







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顛顛巍巍，如鮮花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得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各王妃也上前叩賀，隨即進宮。

\*

\*

\*

\*

唐敖那日同多九公尋訪林之洋下落，訪來訪去，絕無消息。這日兩人分頭去訪。唐敖尋了半日，回船用飯，因呂氏母女啼哭，正在勸解，只見多九公滿頭是汗，跑進船艙道：『今日費盡氣力，纔把林兄下落打聽出來。』呂氏慌忙問道：『俺丈夫現在何處？究竟存亡若何？』多九公道：『老夫問來問去，恰好遇見國舅府中內使，纔知林兄因國王看貨歡喜，留在宮內，封爲貴妃。因他脚大，奉旨把足纏好，方擇吉日成親。今脚已裹好，國王擇定明日進宮。』

話未說完，呂氏早已哭的暈倒。婉如一面哭着，把呂氏喚醒。呂氏向唐多二人叩頭，哭哭啼啼，只求姑爺九公救俺丈夫之命。唐敖命蘭音、婉如把呂氏攙起。多九

公道：『老夫剛纔懇那內使求國舅替我們轉奏，情願將船上貨物，盡數孝敬，贖林兄出來。雖承內使轉求，無奈國舅因吉期已定，萬難挽回，不肯轉奏。老夫無計可施，只得回來。唐兄可有甚麼妙計？』唐敖嚇的思忖多時道：『此時吉期已到，恐難挽回。爲今之計，惟有且寫幾張哀憐呈詞，到各衙門遞去。倘遇忠正大臣，敢向國王直言諫諍，救得舅兄出來，也未可知。除此實無別法。』呂氏道：『姑爺這個主意的不差。他們偌大之國，官兒無數，豈無忠臣？這個呈詞遞去，必能救得丈夫出來。就請姑爺多寫幾張，早早遞去。』

唐敖當時作了哀憐稿兒，託多九公酌定。二人分着寫了幾張，惟恐耽擱，連飯也不敢吃，隨即進城，但遇衙門，就把呈詞遞進。誰知裏面看過，仍舊發出道：『這不干我們衙門之事。你到別處遞去。』一連幾十處，總是如此。二人餓着跑到日暮，只得回船。呂氏問知詳細，只哭的死去活來。娘兒兩個，足足哭了一夜。

\*

\*

\*

\*



唐敖聽着，心如劍刺，東方漸亮，急的瞪目痴坐，無計可施。多九公走來道：「我們與其在船悶坐，何不上去探聽？倘或改了吉期，就好另想別法了。」唐敖道：「吉期就在今日，何能更改？即使改了，又有何法？」多九公道：「倘能另改吉期，我們船上貨物銀錢，也還不少。即到鄰邦把船上儘其所有都餽送那國王，懇其代為轉求。設或他看鄰邦分上，情不可却，放林兄出來，也未可知。」

呂氏在內聽了，早又帶淚出來道：「此計甚好，就求速速上去打聽。」唐敖只得答應，同多九公進城。只聽四處紛紛傳說，今日國王收王妃進宮，釋放罪囚，各官都叩賀去了。

二人聽了，更覺心冷如冰。多九公歎道：「你聽這話，還探聽甚麼？只好回去勸勸他們。如今「木已成舟」也是林兄命定如此了。」唐敖道：「這兩日我在船上想起舅兄之事，至親相關，心中已如針刺。此刻回去，他們聽見一無指望，更要慟上加慟。教人聽着，何能安身？我們只好在此走走，暫且躲避躲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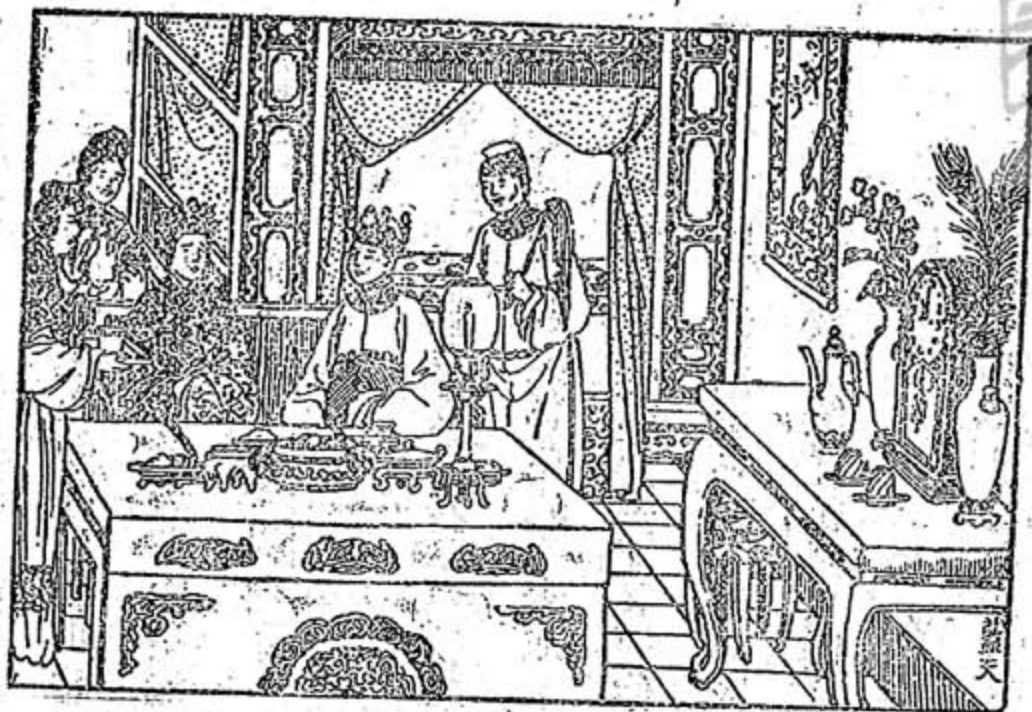
多九公只得點頭，又向前行。不知不覺，天已正午。多九公道：「此時腹中甚餓，路旁有個茶坊，我們何不進去吃些點心，充充飢也好。」說罷，進去揀副座兒坐了，倒了兩碗茶，要了兩樣點心，吃過點心，付了茶資，信步走出，遠遠有許多人簇擁着走來。二人迎上觀看，原來是些人夫擔着幾十擔禮物過去。



了去過物禮着担夫人

多九公道：「後面那個押禮的，就是國舅內使，不知到何處送禮去？」唐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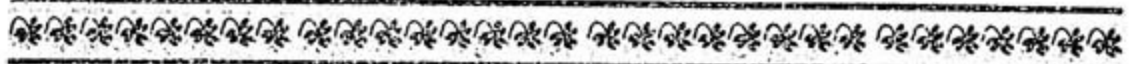




杯兩飲且們我說主國

此遭際，你也不枉托生女身一場。你今做了我國第一等婦人，你心中還有甚麼不足處？你日後倘能生得兒女，你享福日子正長。你與其矯揉造作，裝作男人，你倒不如還了女裝，同我享受榮華。我們且飲兩杯。」分付擺宴。又命宮人賜了許多珠寶金銀之類。

不多時，酒席齊備。衆宮娥斟了一杯喜酒，教他奉敬國王。林之洋此時心如死灰，一時想起妻女，就如萬箭攢心，兼之一連數日，茶飯不吃，精



「上面俱用錦袱蓋着，自然是送國王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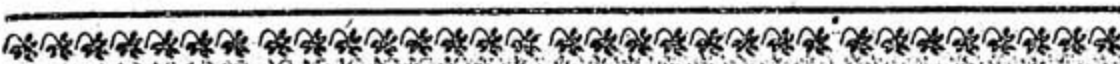
多九公忙去打聽，回來滿面愁容道：「唐兄，你道國舅這禮送給那個的？原來却是送給林兄的。」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那送禮人說國舅因今日王妃進宮，送這禮物，預備王妃賞賜宮人，豈非送給林兄麼？」

唐敖聽了，只急的抓耳搔腮，再望望太陽，業已西墜，各處官員，都乘驕馬叩賀回來，那些罪囚，一個個也都嬉笑而歸。

不多時，國舅送禮人夫也都挑着空擔回去。二人見天色已晚，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回歸舊路。

※ ※ ※

國王進宮，命林之洋並肩坐了，映着燈光，復又慢閃俊目，細細觀看，只見林之洋體態輕盈，嬌羞滿面，愁鎖蛾眉，十分美貌，看罷，心中大喜，忙把自鳴鐘望了一望，因嬌聲說道：「你同我已訂百年之好，你如此喜事，你為何面帶愁容？你今得了如





神恍惚，四肢無力，把杯接在手中，只覺戰戰兢兢，渾身發抖，那個酒杯倒像千斤之重，那裏遞得過去。正在勉強，只覺四肢發酸，把手一鬆，瑤瑯瑯酒杯落在桌上。宮娥拾過，又斟一杯。林之洋接着，心中更覺發慌，登時又把酒灑了。衆宮娥只得替他代敬國王。國王命人也與林之洋斟了一杯，放在唇邊，只得勉強飲了。隨後又是一杯，以爲成雙之意。

林之洋素日酒量雖大，無如近來腹中空虛，把酒飲過，只覺天旋地轉，幸而還未醉倒。國王又飲數杯，命人把表取過，看了一眼，分付撤去筵席，霎時桃腮帶笑，醉眼朦朧，笑嘻嘻道：『天不早了，我同你睡罷。』衆宮人上前把林之洋外面衣裙寬了，又把首飾除去。國王也寬了外面衣服，伸出一雙玉手，十指尖尖，把林之洋手腕携住，上了牙床，放下絞綃帳，竟自睡了。

林之洋上了牙床，想：『今日國王既要同俺成親，莫若俺就裝作木雕泥塑，給

他一概弗得知，同他且住幾時，看他怎樣。』因存這個主見，心心念念，只想回家。一時想起妻子，身如針刺，淚似湧泉。又想自從到此，被國王纏足穿耳，毒打倒吊，種種受辱，九死一生，這國王恁般狠毒，明是冤家對頭，躲還躲不來，怎敢親近？如此一想，燈光之下，看那國王雖是少年美貌，只覺從那美貌之中，透出一股殺氣。雖不見他殺人，那種溫柔體態，倒像比刀還覺利害，越看越怕，惟恐日後命喪他手，更是心冷如冰，體軟如綿。

一連兩夜，國王費盡心機，終成畫餅；思來想去，留此無用，只得將他送歸船上。林之洋回到船上，見了衆人，真是悲喜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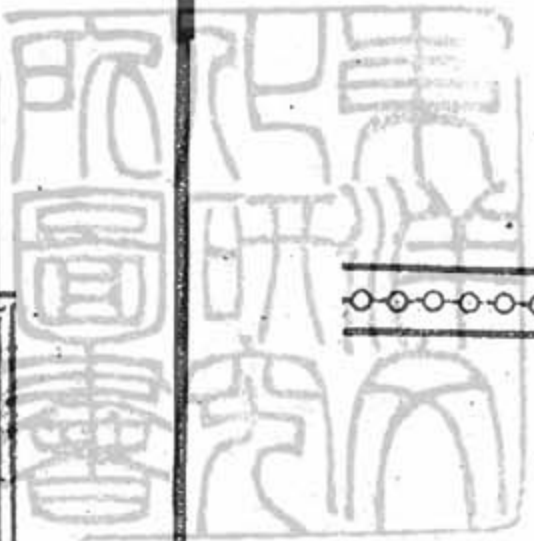
(完)



### 跋

鏡花緣乃是中國文學裏討論女子問題最早的一部書。全書認定男女平等的觀念，故主張女子研究學問，女子加入考試，女子干預政治等等很公平的待遇。全書最精采的一段，就是這一篇。這一篇的主腦，只是『男女平等，易地則皆然』九個字。女子成爲男子的玩物，並不是因爲女子是天生成只配做玩物的；乃是因爲女子受了幾千年的壓制，習慣成自然了。如果真有女兒國，如果男子也受了幾千年的馴養與威迫，自然也變成女子的玩物了。林之洋受了一個月玩物待遇，便已到了『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的地位。何況幾千年的積威呢？

胡適



## 名人尺牘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韓昌黎尺牘	一册	一角	王陽明尺牘	一册	一角
柳柳州尺牘	一册	一角	康南海尺牘	一册	七分
歐陽修尺牘	一册	一角	章太炎尺牘	一册	一角
蘇老泉尺牘	一册	一角	梁任公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司馬溫公尺牘	二册	二角	歷代古艷尺牘	一册	三角
王臨川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歷代古艷尺牘	一册	三角
曾南豐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名媛古艷尺牘	一册	二角
蘇東坡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曾文正公家書	八册	八角
黃山谷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當代名人尺牘	二册	六角
呂東萊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名人選定 音註文讀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曾滌生選本韓昌黎文	二册	四角	朱梅崖選本侯朝宗文	一册	二角
曾滌生選本柳子厚文	一册	一角五分	王益吾選本方望溪文	一册	一角五分
曾滌生選本歐陽永叔文	一册	二角	江劍霞選本龔定菴文	一册	二角
儲同人選本蘇明允文	一册	二角五分	王益吾選本姚姬傳文	一册	二角
儲同人選本蘇東坡文	二册	四角	王益吾選本梅伯言文	一册	二角五分
茅鹿門選本王介甫文	一册	一角五分	王益吾選本管仲文	一册	一角五分
茅鹿門選本曾子固文	一册	一角五分	王益吾選本會滌生文	二册	四角五分
曾滌生選本歸震川文	一册	一角	嚴芝僧選本吳肇甫文	一册	二角
沈歸愚選本顧亭林文	一册	一角	嚴芝僧選本張濂亭文	一册	一角五分

明八(46)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

標點繪圖小說  
女兒國  
【全一册 定價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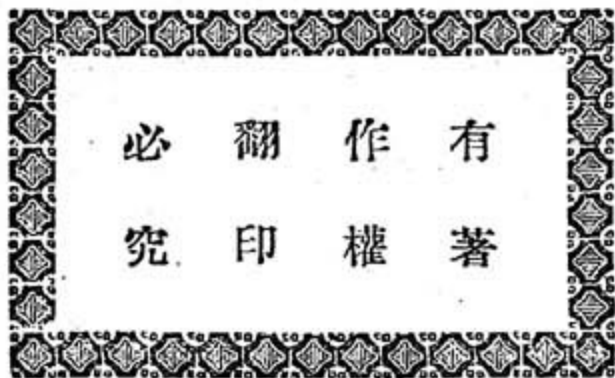
編校者 陸衣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6401793770